

武松





王 少 堂

## 前 言

扬州评话在历史上一向是很有名的。据考：评话盛于南宋，而扬州评话，则盛于清乾隆年间。“扬州画舫录”介绍乾隆时扬州的评话人材说：“郡中称绝技者：吴天绪‘三国志’，徐广如‘东汉’，王德山‘水浒传’……”可见当时的人材济济，盛况空前。直到现在，经常在上海、镇江、南京及苏北一带开讲扬州评话的，也还有四十多人。单在扬州市正式登记的就有三十一位。能开讲：“三国”、“水浒”、“岳传”、“隋唐”、“西游记”等书。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说“水浒”的王少堂。

王少堂七岁从他的父亲王玉堂学艺起，到今年已有六十四年艺龄了。他父亲玉堂先生受业于张慧堂，张的艺术则是学的一百多年前扬州杰出的评话家邓光斗的。王少堂虽然间接得到了邓光斗的衣钵真传，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，觉得父亲的艺术着重于表，固然能把人物的动作、姿势托出，但在书中要演的地方演得淡，总是美中不足。因此在年轻时即曾向说“三国”的名家康国华和最善于演的刘春山学习过。除此，他还不断地向其他有一技之长的艺人以及群众学习。他说：“除了本身钻研以外，还要多听旁人的东西，多看旁人的东西。人都各有所长，他的声望是不如你，你只要用心去听他的东西，他那里也照常会有好的

东西是你没有的，你可以把它拿过来用。要想艺术上有进步，还有一个窍门：你这一场书说完了，下台时，可以和一般的老听众多谈谈。有许多书迷和老听客，听的书一多了，他就晓得好和坏，听你的书，当然知道你哪里有优点，哪里有缺点。有的缺点，自己说了一辈子还不晓得，老听众他们会晓得，会向你提出来的。”

正因为他能这样的苦学苦练，在“口、手、身、步、神<sup>①</sup>”上下功夫，能够虚心求教，所以不但“他的一抬手，一扬眉，都能紧密的配合他口中所说的，不多不少，恰到好处，使人听到他的叙述，马上就看到形象。……<sup>②</sup>”在表演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，而且在书词的内容上也有了相当大的创造和丰富。

例如，原来最早的前辈艺人讲“武十回”，只能讲二十天，就是在王少堂学艺时顶多也只能说四十天，经过不断的创造，他把这十回书发展到能够说七十五天。解放后，经过党的教育和启发，自动砍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糟粕部分后，也还能说上六十天。

经过历代艺人不断加工和丰富的扬州评话“水浒”——王少堂述的“武(松)十回”、“宋(江)十回”、“石(秀)十回”、“卢(俊义)十回”有四百余万字。其内容：除保存了原著全部主要人物、基本情节以及特色而外，无论在人物性格的刻划、次要人物的增添方面，在情节的补充、安排、渲染方面，在细节的描写方面，在语言的通俗、生动方面，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；且更多的使近百年来旧中国，特别是扬州一带的城市生活的风貌，清晰地呈现在听众的眼前。说书人又通过某些恰当的表白，评论人物，解说情节，以古喻今，点明主题，帮助广大听众来理解这部古典名著的社会意义，并使之和当时的现实生活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，发挥了一定的评的作用，也就是通过“谈今论古、醒世良言<sup>③</sup>”，发挥了一定的“醒世”的作用。

解放后，党对如此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，一直是非常关怀的。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对扬州评话的整理也很关心。江苏省文化局直接领导了王少堂同志的水浒评话的记录工作。先于一九五三年，把王少堂同志请到南京，在夫子庙面临秦淮河的一个大茶楼上，辟出一个书场，让他说书。由南京市文化局，花了一年多时间，一面用笔，一面用录音机记录下除“石十回”最后几段的全部书词，后又慎重地将记录稿全部移交给扬州市，再由扬州市文化处在中共扬州市委领导下，把王少堂的学艺经过和表演经验记了下来，又和他逐字逐句核对了以前记录下来的书词。一九五九年春天，在市委书记亲自挂帅，宣传部长参加研究下，派了两位在语言和文学上有相当修养的同志专门与文化处、文联负责同志和王少堂同志一起研究，把“武十回”整理成现在的八十万字字的“武松”。在整理过程中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不但细致地审阅了整理稿的前三回，还特地召开了座谈会，对整理的原则和具体细节，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。这里，谨向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、江苏省文化局、南京市文化局表示深切的感谢。

“武松”出版后，扬州市还将继续把扬州评话“水浒”的其余部分逐步加以整理、出版，让这样一部民间口头文学的宝贵遗产，全部保留下来，广泛流传，以丰富现在及后世人民的文化生活。

### 张 膏 萍

1959年7月于扬州市文化处

注① 口词、手势、身段、步法、眼神(情)在表演时要恰当地连在一起，例如说到“天空一轮明月”，眼光就要抬起来，手随着就要指着天空，使听众感到似乎真有一轮明月挂在天上。

② 引自老舍：“听曲感言”，原载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“人民日报”副刊。

③ 从前镇江、扬州一带书场在营业时，门首悬一小木牌，一面写“谈今论古”，一面写“醒世良言”。

# 目 录

(上册)

## 第一回 景阳冈打虎

- 一、景阳冈打虎 ..... 1
- 二、游街寻兄 ..... 26
- 三、参任都头 ..... 50
- 四、金莲戏叔 ..... 58

## 第二回 杀嫂祭兄

- 一、挑帘裁衣 ..... 71
- 二、王婆勾串谋奸 ..... 96
- 三、郓哥敬鲜 ..... 122
- 四、武大捉奸 ..... 133
- 五、武大遭害 ..... 151
- 六、何九焚柩 ..... 170
- 七、月下传刀 ..... 179
- 八、武松回家 ..... 189
- 九、王婆表功 ..... 206
- 一〇、土兵详梦 ..... 219
- 一一、访乔郓哥 ..... 234

一二、抓何九	249
一三、陈洪拟状	258
一四、当堂鸣冤	278
一五、各帖请邻	288
一六、杀嫂祭兄	307

### 第三回 斗杀西门庆

一、斗杀西门庆	331
二、武松投案	360
三、捉西门兴	383
四、陈洪辩罪	400
五、武松起解	417

### 第四回 十字坡打店

一、母夜叉卖药酒	429
二、十字坡打店	445

### 第五回 醉打蒋门神

一、孟州落驿	467
二、天王堂举鼎	490
三、施武结拜	508
四、大闹快活林	521
五、醉打蒋门神	562

## (下册)

### 第六回 大闹飞云浦

一、赚进都监府	601
二、暗施美人计	620
三、栽赃冤盗	635

四、火烧快活林·····	648
五、施恩探监·····	659
六、拜访康文·····	680
七、施蒋斗手·····	695
八、康文辩罪·····	707
九、官司定案·····	744
一〇、二次起解·····	768
一一、松林别友·····	790
一二、大闹飞云浦·····	810

## 第七回 夜杀都监府

一、月夜入孟州·····	845
二、夜杀都监府·····	855
三、血溅鸳鸯楼·····	875
四、巧遇韩玉兰·····	892
五、二到十字坡·····	900

## 第八回 夜走蜈蚣岭

一、夜走蜈蚣岭·····	927
二、搭救武金定·····	951

## 第九回 吊打白虎山

一、怒打孔亮·····	973
二、吊打白虎山·····	998
三、宋江设计解冤仇·····	1020

## 第十回 智取二龙山

一、叙旧生误会·····	1037
二、定计造假信·····	1053
三、深入宝珠寺·····	1066
四、智取二龙山·····	1086



## 第六回 大闹飞云浦

### 一、赚进都监府

过起来很快，早又到了七月初旬，快活林酒店重新开张，已有半个月时间了。这一天一大早，黄老先生正坐在柜台上照应店事，店门外来了两个人，孟州营的老将①打扮，头戴号帽，身穿军衣，手里抓着谕帖，奉张都监之命，来谕武松进都监府衙门谕话。他们怎么晓得武松在快活林的？他们抓着谕帖，一脚先到管驿衙门，管驿衙门指点说武松住在快活林酒店，这么着，两个老将又奔快活林酒店，走到柜台面前：“黄先生！”“哎，二位老将，有什么事啊？”“有个武松武配军住在你们店里啊？”“啊，不错！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吧？”“我们奉将主之命，有谕帖在此，谕武松进衙门谕话。”“啊，你们二位请到后头厅上坐。——长气啊！”“哎。”“把这二位请到后头，好好的照应，拿酒侍候！”“哎！”黄老先生晓得：坏了，这一定是大仇发作了！就直奔住宅大厅来禀报施恩。

黄先生到了厅口一望，只看见武二爷正跳着醉八仙，施恩站在厅口观看。黄先生走上前打了一躬：“衙内。”“黄先生。”“店

中来人了。”“谁？”“都监府来了两名老将，手里有谕帖，云称谕武二爷进衙门谕话。”“啊，这是回什么事啊？”“衙内！就怕大仇发作了，衙内三思！”“啊，不错，我知道了，你去，我就来。”黄先生走后，施恩晓得决非好事。“大哥，不要跳拳了。”“好。”武松原处收住架落。“你老可知道有了事了？”“有什么事？”“张都监派了两名老将来，云称谕你老进衙门谕话。”“好，就让哥哥去。”“哎，去不得！”“怎么着？”“你老不明白呀，这个张都监虽是三品大员，品行很坏，在此地怨声载道，无所不为。他同蒋忠是至亲，蒋忠就仗着张都监的势力欺人。我看他下谕帖是不怀好意，你老万不能去，如去是凶多吉少。”“不去又怎么样？”“我过去回他，就说你老不在快活林酒店。”“哎，贤弟，你回不在酒店就算了么？他就到管驿衙门，问你尊大人去要人。你可知道哥哥罪名在身，朝廷的罪人，应派尊大人看管。世间上不怕官，只怕管。如说武松不在我们管驿，难不成我这个人逃掉了么？那一来你家父亲吃罪不起！哥哥这个事不能躲避，躲不了，你让哥哥去走一趟，管它什么吉凶！”“大哥，你老先坐着，等小弟出去问问这两个老将，究竟是回什么事。”武二爷只好让他去了。

施恩抢步直奔店中，到了中进厅上，看见两个老将坐到这快吃酒。两个人认得施恩，看见施恩来，抢几步上前：“衙内，小军们见衙内请安！”“哎哟，二位老军爷请坐。”“衙内在此，哪有小军的座位？”“混闹了，在我店里，不要客气！你们很辛苦啊！”“衙内，无得辛苦。”“你们将主谕我家哥哥，你们可知道有什么事吧？”“这个小军不知。”“什么？你们不知道？”“不晓得。”施恩随时跑到前头柜台上拿了二两银子，皮纸一包：“二位老将请收。”“啊，你老人家发赏做什么啊？”“送给二位买双靴子穿穿。——我不过不放心，究竟你们将主谕我家哥哥什么事？”“哎，衙内，小军实系不晓得。你老人家懂得我们衙门里当差分内外，我们两个人是外当差的，他这个谕帖是由衙门里内当差的

发出，交把我们外当差的。要问里头是回什么事，除非里头内当差的晓得。”“啊，啊，不错，这一点敬意你们收住！”“啊，不能，衙内问话，小军没有能够回答，岂敢领赏？”“没有事，你听我说，我家哥哥去，望你们照应一点，就在里面了。”“就是了，这一说小军们领赏，谢谢衙内！”施恩又招呼代他们炒两个菜，带面给他们吃。“你们请坐着，我就来。”“哦，就是了。”

施恩站起身复行到了住宅大厅。“大哥，果然不错，问不出来，他们大约实系不知。你老去怎么办呢？”“你不要烦，贤弟，你让哥哥去走一趟，不走也不行，你明白吧？我去看情形，也许讲过三言五句，就可以回来了。贤弟，你要留心：除非我遇了害，今天才不回来；如其平安，无论三更四鼓，都是要回来的。”“恐其你老不回来呢？”“不回来，你把耳音放长一点，明天就要打听打听。如哥哥在都监府平安无事，你这快活林酒店尽管开；如其哥哥遭了害，蒋忠这个杂种定来报仇夺店，你兄弟岂不吃他的苦。贤弟，这个酒店就不能开了。这个酒店也不能便宜他，最好不过你放把火烧掉。但有一件：在你放火烧店的时期，我家哥哥这个枯骨包，你要当心，把它保存起来。海大的油锅让哥哥来跳，你不要多烦！”武二爷说到这里，施恩听见心里很为难过：“小弟劝你老不去的好，你老不去，怕着张都监什么？”“贤弟，不行啊！你不要阻挡，哥哥章程已定，没有更改。”武松一定要去，什么道理？武二爷明白，不去不得过。他下渝帖来，正所谓把面子给我的，我如不去，他作兴硬行着人来抓我，那就反为不美。总归我这一刻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下，犟都犟不过他。朝好里想，也作兴没有凶险，去就去一趟，不去不得安。英雄整理衣服，施恩跟随在后，一起到了店中。两个老将站起来了：“衙内。”“啊，好，这就是我家盟兄。”“啊，原来这就是武二爷！”“好，二位老将请坐，你们多吃点啊。”“哦，我们已经吃过了。——来算帐。”“哎，混闹了，在我店里怎么把钱呢？你把钱他们也不收，我请你们二

位！”“呀，不好了，我们又领赏，又叨扰你老人家的酒肴，实在心里不安！”“没有事，我哥哥去，一切望你们二位照应。”“衙内放心，照应得到的地方，我们当然照应。二太爷请！”“走。”两个老将领着武松，施恩跟随后送，送到店门口，恋恋不舍：“你老务必要回来呀！”“一定今天回来，贤弟你回去吧。”武松跟着两个老将走了。

他们沿路走着谈着。这两个老将心眼里觉得很对不起施恩，就来好好关顾武二爷：“二太爷。”“怎么着？”“我们把你带到衙门里，我们不能进去啾。我们是外当差的，只抵正门口为止。正门口有两个内当差的，两个内当差的你认不得，我要把个底给你：一个黄脸，一个黑脸；黄脸姓刘叫刘龙，黑脸姓李叫李豹，这两个人是我们将主面前的红人，言听计从。你老人家同这两个人见面啊，稍微客气些，把点面子给他们，到了里头，总可以有个照应。”就这两句话，他们实在是把武松关顾到家了。“啊，好，承蒙关顾！”这话武松很为相信，俗语说得好：“未去朝天子，先来谒相公。”武松这一刻心眼里是这样的想法，恐其见了面就未必如此了。

走着，走着，到了都监府的衙门。进头门，穿甬道，上大堂，绕暖阁，到了正门口。哎，正门口是有两个人站到这块哩。上手一个黄脸，下手一个黑脸。黄脸是一部黄须，黑脸是短秃须，年龄都差不多，约有四十岁上下。两个人一个样装束，头上罗帽，身上蟹青丝带拖着须儿，腰里挂着一口绿皮鞘腰刀。他们是跟将主当上差的，应派挂刀。武二爷一看就知道，上手这个叫刘龙，下手这个叫李豹。两个人站到这块做啥？奉张都监之命，静候武松。两个老将儿领着武二爷进来：“刘大爷，李大爷！”“哎，来了，武松来啦！”“哎，到了。——武二爷，过来，过来，这就是刘大爷、李大爷。——刘大爷，李大爷，这就是武松武二爷。——二爷，你就跟他们进去吧，我们少陪了。”这两个老将，不为不周到，特为

代他们引见下子。问心这就是那个二两银子、酒菜跟面的功效。

他们走后，武二爷应该过来跟刘龙李豹招呼了，本来是预备招呼的。武二爷把脸掉过来，笑嘻嘻的，手朝起一秉，再把刘龙李豹一望，瞎，不由眉头一抬，眼光突出。刘龙李豹抬头也把武松一望，不由打了一个寒噤。武二爷究竟气什么事？不是气别的，这两个人两副相貌才多坏，许多地方都是畜生样子！上手刘龙兔头蛇眼，下手李豹鼠耳鹰腮。这两个畜生，行为是坏极了。张都监固属是坏，加上这两个恶奴就格外坏了，差不多些绝事，都是他们想主意，想个把章程出来，又毒又恶。武二爷望望着了气，勉强嘴里招呼了一声：“呔，刘李二公请了。”刘龙李豹把眼光抬起来望望：“哦——贤弟听见没有？”“原是。‘刘李二公’，好大份儿！”两个人嘴里没有说，心里有话：可要死，你这个贼配军！刘大爷李大爷你都不能招呼，刘李二公就算了，会省事哩。“好，武配军你跟咱们进来吧。”刘龙怒目而视，他对武松一肚子话：你这个贼配军，你今日不来，你才狠哩。你进了我们衙门，哼，你这条命，都在我们两人掌握之中！两个领着武松直奔箭厅来见将主。

在当日文职衙门是大堂、二堂、花厅，武职衙门是大堂、二堂、箭厅。何谓箭厅？厅口有兵刃架，有弓箭架，这里能够射箭。张都监坐在上头，年在四旬，身高八尺，面如淡金，两道剑眉，一双朗目，三绺青须，正准头，阔口。相貌并不坏啊，就是内五脏太坏。身上穿的便衣。在上头品茗观书，左右站了六个小当差。这六个小当差都只有十六七岁，都是张都监的亲信，小当差做事很为伶俐，还带跑跑上房。张都监最喜爱他们，一时高兴还教他们打打拳。现在这六个小当差也坏了。什么道理？张都监做坏事，他们帮着做，学就学坏了。张都监正看着书，刘龙抢步上厅：“禀将主，武松来了。”“叫他上来。”“呔！贤弟把他带上来吧。”“是！”李豹领着武松上去见将主。英雄抢步上前：“大老爷，配军

武松见大老爷请安！”“哎哟，不敢当，武壮士请起。”“谢谢大老爷！”“请坐。”“哎，大老爷在此，哪有配军的座位？”“混闹了，四海之内皆朋友也，请坐。”“大老爷命坐，配军告坐。”英雄打了一躬，入座，有座有茶。虽然有茶，武松这一刻儿也不能吃。何以啊？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，腰杆子笔直，一团的神贯在张都监身上。他既下谕帖把我谕得来，他都有事，单看什么事。张都监眼光掉过来望望武松：唉！暗暗叹口气。什么事？心里是又爱他，又恶他。爱他者身高个大，相貌魁伟，是一等英雄气概。只看他一身的筋骨，莫怪精拳捕过虎的。又恶他什么事？恶他者，你不该和我家侄女婿蒋忠作对。你和我家侄女婿蒋忠作对事小，现在他买嘱我，叫我办你，你这一条命，怕的都难保了。肚里这些话，不好说，只好两个眼睛望着他。“武松。”“大老爷。”“你知道今天本都监下谕帖把你谕来什么事？”“是，配军不知。”“我有句话问你：你可是走山东阳谷县来的？”“是。”“这个山东阳谷县史大老爷史文奎待你如何？”“他是小人的恩官。”“着啊，他同本都监也是好朋友，早年与我同营，两下换过帖的。后来他得了缺到山东，本都监得了缺在河南，彼此相隔千里，常常有公事来往。就在最近来了件公事，里面夹了一封书信，信上全是讲的你的话，他云称‘弟身边有一名土兵都头，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，因替兄报仇，杀伤两条人命，问罪至孟州，望大哥念弟之交情，要照看这武松’。你知道吧？”“是。”“我接到这封信了，我就很为难。你问我同史大老爷的交情，我应当照看你；奈因你有罪在身，朝廷的罪民，我这衙门内大小差事你不能干啊。我要这么推诿不问，未免对不起史大老爷。我后来听说你拳棒功夫很好，你能精拳捕虎；想来想去，我这个衙门里有件事你能做的，我这六个小当差正要学拳，我也没有工夫教传，暂时也请不到人，所以今日下谕帖把你请得来，没有别的，你就在本都监府拜为教师，教传这六个小孩子拳棒功夫。本都监决不薄待于你，三年罪满之

后，我一定在孟州营补份饷给你。凭你这人的干办，在孟州营效力，将来又何愁一官半职。啊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武二爷听见张都监这一番话，信以为真，倒安下心来了。啊，这原来是史大老爷关顾我的！再想到阳谷县史大老爷，我在他手里打这场人命官司，蒙他开脱，死罪改为活罪。我这一刻问军罪到孟州，千里迢迢，他还写封信来叫朋友关顾我。为今之计，我最好在都监府做教师，一则，不辜负史大老爷这番美意；二则，依靠我拜弟施恩，他养我一年，空添一岁，终非长久之计。凭我的干办，在都监府教传这五六个小当差拳棒功夫，总是绰绰有余。等到三年罪满，他补份饷给我，将来作兴有个机会，能立功边疆，扬眉吐气。武松是个爽直的英雄，在这一刻只朝好里想，不朝坏里想，忙站起来打了一躬：“大老爷，配军愿在此地侍候大老爷。”“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，好极了，你放心，本都监会另眼看待。——小孩子过来，跟武师爷磕头请安！你们从此就在武师爷面前听其指教。”“遵将主吩咐。”六个小当差过来，“武师爷，小的们见武师爷磕头请安。”“罢了。”张都监起身恭恭敬敬，又打了一躬：“武师爷，一切费心！”“谨遵大老爷吩咐。”这就算拜过教师了。

莫忙，究竟山东史文奎多晚来过信？没得这个话。这个畜生张都监说的谎。不然，他下这个谕帖以何为题呢？他晓得武松走山东阳谷县来的，风闻这个阳谷县待武松很好，他就借这个题目叫武松心眼里头相信。堂堂三品大官还说谎吗？嗯，大员说起谎来，吓死人哩！就象张都监不但今日说谎，随后接连说谎啦，谎上加谎，谎上摆谎，谎上驮谎，他把个武松谎得昏天黑地，就险些把武松的命谎了去哩。

张都监站起身告辞了：“武师爷，你稍坐坐，本都监后头有事，不便奉陪。”“大老爷请。”“刘龙李豹，你们小心侍候武师爷，不可怠慢。”“是。”“武师爷的伙食，在内厨房开，小心啊！”“遵大老爷吩咐。”张都监袖儿一拂去了。“武师爷。”“啊哟，刘大

爷。”“武师爷，要吃什么东西，武师爷说啊。”“是。”在这个时间，武松坐下来喝口茶，望望这六个小孩子倒很好的，没事就跟他们谈谈：“小孩子啊。”“武师爷。”“你们原来打的什么拳啊？”“原来我们打的对子拳。”“会了吧？”“会了。”“下去走一套把我看看。”“噢！”六个小孩子三对头。怎么叫对子拳？两个一联，就打对手子。大概初学拳的人，都先学对子，这叫对子拳。武二爷望望小孩子们还好，这个对子拳是学会了，许多的地方还有不对的，武二爷等他们打过了，对他们指拨指拨。小孩子很聪明，倒也能领略到。

没有一刻工夫，已经中午了，刘龙李豹上来请示：“武师爷，要开饭了。”“好，就开饭吧。”“武师爷，吃什么酒啊？”“这个——咱不会吃酒。”“呀，为武的岂有不会吃酒的呢。少吃一点，我们衙门里好酒很多。”“咱实系不能吃，点酒不尝。”刘龙李豹也不好再劝了，只好开饭。武松最好一杯嘛，今日何以不吃？哎，不能吃！要照张都监今日和我见面是很好，不过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照我家拜弟说，张都监行为不正，并且他跟蒋忠还沾着亲，我初次在此做教师，也不可不防他一着。我自己的病我都晓得，我旁的都好，摸到酒杯子，就不对了。这么着，不吃酒哩，稳当一些。武松也不为不精细啊，最喜爱的酒，临时都戒掉了，就吃饭了。菜是六件头，着实不丑，张都监刚才亲口吩咐内厨房开的。内厨房、外厨房有何分别？外厨房四样头例饭菜，内厨房六件头菜稍微讲究些。这都是张都监把的面子给武松，叫武二爷心眼里祛疑。吃过饭揩擦手脸，没得事，和小孩子谈谈拳棒，教传教传。

武二爷看看太阳要落了：哎哟，我要回去一趟才好！我和我拜弟说好的，我到了衙门，我一定要回去的；无论三更四鼓，我今日非要回去一下子；除非遭了害，才不回去。我如不回去，不是叫拜弟不安吗？所以非回去不可。想着喊道：“刘大爷。”“武



师爷。”“我要回去下子。”“到哪里？”“到快活林酒店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我要回去发铺盖。”“呀，还要你去发铺盖？不瞞武师爷说，武师爷的住处，床帐、被褥早已准备了，停停当当！”“我也要回去拿衣服。”“衣服这里有啊，还要你回去拿吗？我们将主准备代你做衣服。”“不，我一定要回去。”“一定要回去什么事？”“我还有旁的事。”“嗽——你一定要回去，你武师爷先前怎么不向将主请假的呢？你没有请假，怎么好回去啊？你武师爷不是个事外人了，在我们衙门里拜为教师，有了责任了，能听其自如吗？”“嘻！哦！”武二爷一听，不好了，我倒受了拘束了！不错，我是拜为教师了，我应派要请假。我早晓得跟张都监顺便请个假，这一刻还不晓得张都监在哪块。“请问将主在哪里？”“将主不在家，已经公出了。”“唉！”武二爷心里着躁，嘴里说不出，只好等一等了。

天晚了，开晚饭了，武二爷只好吃晚饭啊。晚饭吃毕之后，看看外头已经打二更了。“哎呀，我今天还要回去哩！”“不限定回去嗽，将主到此时也没有回来，你随后见将主请了假，再回去好了。”“唉！”武二爷叹气没办法，只好就在衙门里住啊。“在哪里睡觉？”“跟我来。”刘龙李豹掌着烛台，领着武松。就这个箭道子底下有两间书房，一间明间，一间房间，房屋很好。把明间隔扇一推，进来推开房门，烛台朝书案上一摆。武二爷望望，房里头雪白干净，上头床铺也是簇崭新，零星应用东西都有。只看见中柱上钉了根钉，钉上挂了口绿皮鞘办公刀。怕的先前这个房间也有人住的。武松看见这把刀并不生疑，堂堂的武职衙门，寻常的器械多得很。刘龙李豹等他睡了，出来把房门一带。他们有他们歇宿之处。

武松在衙门里过了一宿，可把个人急煞了！哪一个？金眼彪施恩。我这一刻要补叙这一回事。施恩站在店门口等哥哥去远了，叹息一声，回后头住宅。到了后头，如痴如醉，好象失去一